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兩種不同氣味

嘔吐量倒

想到女友曾經對我說過，近日三十多度大熱天時，路上很多打扮得花枝招展擦身而過的少女，都有一股異味，異味不一定來自汗臭，還來自身上的衣服，很明顯平日只重化妝不重清洗衣服，過去升降機中只偶然出現努力工作的汗臭，今日有些靚模潮妹，可以把時間花在為二十隻手腳甲染色，都懶於多洗一次澡多換一次衫裙。

出閣後天色明亮，走到街上，「三味」消散了，才有回到人間的感覺。迎面走來一個推廢紙車的婆婆在身邊擦過時，下意識瞥一眼她身上像是洗刷過乾淨的花衫，就不期然驚艷了：她們那一代人，可真是無論甚麼環境，都重視自己身體清潔整潔，這十多分鐘內，先後就噴過不同時代的氣味。

政壇角色

孫浩浩

近期鬧得熱烘烘的除了國民教育爭議之外，就要數到立法會選舉。選舉結束，一切已塵埃落定，民建聯取得勝利，有說是因為其配票策略成功。不過，這次想從另一角度看選舉，其實選舉也有點像我們開劇揀演員。一個能夠令觀眾受落的演員，必須具備幾項條件，包括演技好，形象好及有觀眾緣。

演技好即是有表現，放諸政壇上，即是代表有政績。這次選舉民主黨算是大輸家，該黨上屆直選取得七席，今屆直選只得六席，證明民主黨過去表現令選民極感不滿。演員有分小生、花旦、綠葉配角，政壇上二樣有這顏色。陳鑑林、鍾樹根、曾鈺成這些明顯是老戲骨，就好像李司棋、夏雨、郭峰，個個都是演技派，形象又好，觀眾看他們做戲已看了幾十年，對他們的面孔非常熟悉，見到他們會覺得很有親切感，甚得民心。正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小布達拉宮

雲南之旅同行友人中，年前曾遊西藏，對香格里拉的松贊林寺特別有興趣，急不及待的要一覽「小布達拉宮」。號稱「小布達拉宮」的松贊林寺，其實有另一名稱「歸化寺」，是清雍正年間賜改的。松贊林寺離香格里拉古城只五公里，且交通方便，沒有專車接送，利用計程車或公用巴士，也可直達景點入口處。但要到達寺院大殿，則需攀爬一百四十七級石頭台階，在氧氣稀薄的三千多米高原，這項「運動」還真是有點考驗，切記要慢慢爬，爬一爬，抖一抖。

與藏傳佛教建築樣式相同，松贊林寺的高矮錯落，層層遞進，立體輪廓分明，充分襯托出主體建築的高大雄偉。主建築紫倉，藏語意即為僧院，是僧眾學習經典、修研教義的地方。後殿供奉有宗喀巴、彌勒佛、七世達賴銅像，高三丈有餘，直上層層。中層有拉康八間，分別為諸神殿、護法殿、堪布室、靜室、膳室等。前樓客廳供貴賓宴會及觀賞「羌姆」(面具)舞時使用。頂層正樓設精舍佛堂，供奉五世達賴和七世達賴的佛像，以及貝葉經卷、唐卡、傳世法器等等。佛堂正南為高聳的鐘鼓樓，清晨、正午、黃昏擊鼓報時，聲聞十里外。

目前松贊林寺有僧侶近千人，分住在大殿下、寺院前的二百多座私人僧舍，這些僧舍一般都是由經濟實力較強的家族為族中僧人所修建，由此可見在佛門中還是有貧富懸殊之別。



松贊林寺 網上圖片

情牽古城

應該從什麼時候開始？

三十年前吧，老舊的城市，破落的房屋，永遠很大的太陽，偶爾下雨，陽光同在，老人說這叫太陽雨。

每年至少去一趟，自己開車，一趟路程花8個小時。抵達就把車子泊在酒店停車場，開始在城市裡漫步。

人步步伐徐緩，生活中似乎沒甚麼大事需趕路，晃悠閒散地走走看看，一個適合散步的城市，馬六甲。

留連在老城區，街道窄隘僅容一部車子經過。和一般城市迥異的是屋外並非泊車位，而是長廊。如同中國南方城市泉州與廈門，整排相連的房子在門口有個走廊遮陽蔽雨。有店家在廊下置張小桌子，幾個圓凳或兩張藤椅，泡起茶來，邊喝邊聊，配着吃的不是中國的瓜子、花生、漬果，而是道道地地的娘惹糕點，多以椰漿入味，又香又甜。另一陪同喝茶的人，飲的是一杯黑烏烏的不加奶咖啡，配兩條金黃澄澄的炸香蕉。

那時不流行FUSION飲食，所以不知如何形容，明顯是中國和當地的飲食文化融合，自成一格的獨有特色。

老屋相連，長廊便連成一道，遊街走巷穿過一間又一間店舖，多為老工匠親手做的手藝，珠子鞋店、打金舖、打鐵店、紙紮行、香燭行、當舖、古董店……小小店門口低低矮矮，店裡稍黯，長廊篩去了部分耀眼光芒。

檳城亦有同樣的房子，北部的福建人叫長廊「五腳基」，不知南方的馬六甲人叫這甚麼呢？

炎夏似的陽光，炙得遊人皮膚刺痛，汗水從額頭落到背脊；車子一輛輛從身邊經過，當年這馬路原建給馬兒行走，後來為馬車的的的嗒嗒的街巷，如今迅捷的車速，行人感受性命的威脅，急往長廊閃避，和外頭酷熱成對比的陰涼充滿誘惑，進了廊下不想出來。

閒閒的飲茶人，語氣親熱地招呼，「喝茶麼？」老太太說的不是方言，居然是華語。

北馬來人走到中部，耳聞粵語，彷彿身處不同

國家，不諳廣東話的人聽粵語，等同鴨子聽雷。繼續南下，粵語搶道橫行，一直走到馬六甲，竟是倍感親切的中文對白，驚喜地問：「你會講中文？」

大概六十幾的老人家，華語標準：「這裡人人講華語，因為有晨鐘夜校。」不當遊客陌生人，或以為眾人應知晨鐘夜校。

今日無人明白「夜校」作用。在物質艱難的非常時期，堅持中文為母語的華人，以中文為教學媒介創辦夜校，讓失學人士白天照常工作，下班後爭取時間讀書，學習母語，自求上進。

12年的全免教育未實行前，讀書需付費，並非人人有上學機會。夜校啟蒙了許多人對華人文化的認識和華文文學的熱愛。

毫無障礙的語言讓城市變得親切。遊走大街小巷，見華人會館林立，基督教堂、天主教堂、回教堂、印度廟，亦比比皆是，再仔細一瞧，每條大街不只一間華人廟宇。

名為大街，實際僅有二三十間房子，短短便左彎或右拐的街道，也就房子三四十間，理應叫小巷子。窄小的街巷，完全無礙於濃厚的商業氣息，店舖毗鄰，店主大多居在商店後部或樓上。

老城最長的路叫荷蘭街，殖民地時期多荷蘭人聚居此地。房子門面與其他小街一樣狹窄，初遇乍見，無特殊感覺。三十年後六月某日，帶休閒度假心情當馬六甲遊客，因緣際會走進其中一間半磚木房子的窄窄大門，總算大大開了眼界。

使君子花在屋簷上下糾結交纏，吐出紅色花蕊和清清的幽香，「譯紹賢畫廊」門口的優美景物，輕易奪得經過荷蘭街的遊人旅客眼目。屋裡兩面牆懸掛畫家於世界各地旅遊寫生的作品，靠牆邊厚木頭桌椅擺放畫冊、明信片及藝術品，環保至上的畫家將老木翻新，換個面貌再為人服務。源自破船的板塊，或鐵軌木條，甚至丟置路旁的原木，經過畫家的慧眼巧思，讓人見識他化腐朽為神奇的功夫。

辦公室裡擺着畫家兩個兒子譚子豪的篆刻作品和譚子健的人像畫。經過一牆老畫家抽象風景作

品的走道，未進會客主廳，先見左旁的木樓梯，連着透天的家中庭園。230尺長的排屋，主廳部分因這天井而光亮明淨，喜愛到處流浪的風，不忘記從這兒穿過。陽光雨水落在天井，偏愛植物的畫家得以在家中種花植樹。鳥兒時時飛來佇在樹上，探望天井庭院的花兒何時綻開。園中盛開的明麗花兒，有時改到牆上恣意綻放，那是畫家色彩鮮艷耐人尋味的抽象水彩或膠彩。

坐在天井邊的接待廳，風鈴叮叮噹噹響起歡迎的旋律，畫家太太告知一個來自美國，另一源自澳洲，旅遊紀念品。風不知風鈴的來處，風鈴亦不曉得風從哪裡來，只在相遇以後，敲擊出動聽的樂曲。

桌面上掌心大小的碗，浮游着兩朵嫩黃雞蛋花，和着日本綠茶一起品味，茶水裡多了氤氳的花香。

茶敘之處再往後走是私人空間。浴室連着小房間後又見天井，昂揚的花和樹努力往上長，花樹下一張紋路深刻有力，厚重老木板的躺椅，連枕頭亦是長形木頭。這是看開書的好所在，輕風微拂，鳥兒清脆鳴叫間啾啾啾啾啾啾啾啾，稍覺眼澀，轉看暗影和清光中的淺淺濃濃淡綠，慰藉疲累雙眼，又再走進書裡，生起睡意仍不捨離開青碧庭園和原木躺椅，恣意在木床木枕上入眠，做一個原始森林的夢。

餐廳又有一L形樓梯，木質樓梯和房子都超過百年，卻如磚牆結實穩固。位於另一半遮掩天井的廚房跟在餐廳後面，綠色爬藤攀附於紅磚牆上，幾盞懸掛的垂枝鮮花開得正盛，不同的顏色半空中爭艷，乾淨光潔的廚房沒油煙氣，有花香。來到創作室，牆上掛着草稿和未完成作品，凌亂桌面上的乾枯的植物、果實、畫筆、畫布、顏料……老木書架靠牆佇立，從屋前到屋後，書牆像水墨畫的線條似斷還連，屋裡花香有書香對應，盡見生活的悠逸和充實。儲藏室在房子尾端，用不上的物品堆疊原木架子上，

零散中見隨意，是屋主的生活姿態。兩個浴室在左右兩旁。中間玄關的梯級下去，紅色使君子攀附棚架上的花簇隨風飄蕩，黃色的天使喇叭於樹上吹奏，花盆裡秀美的白色水梅笑逐顏開，甜香醉人的深紅與鴨黃的雞蛋花各有各樣爛，綠色寶劍似的葉片中掛着絢紅的蟹殼花，鋪踩石塊的地上，縫中的小草野花一片盎然。抬頭看着樹枝與綠葉間的天光雲影，奇妙的美好感覺久久不散。屋裡頭那三個室內庭園已足叫人羨慕，原來後院才是主題花園之所在。

微微惆悵，大大艷羨。這樣的生活目標很難達到嗎？有些人的追求，僅是掛嘴上，時時嚷嚷，表示與眾不同，沒有認真用心去實現。

老屋倘若可選屋主，離開都會遷居老城老屋老屋的畫家譚紹賢，是心意契合人選。距離不遠處，也有老屋轉售後翻新，美輪美奐，富麗堂皇，一般豪華大宅的樣貌。新業主不曉得古跡已被無知的他一手摧毀，無心之失的破壞，卻是永遠無法還原的歷史。

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

2008年7月，馬六甲和檳城以雙古城申遺成功，破舊的老屋逐漸恢復原貌的同時，小城原來的生活面貌接受新的衝擊。樸實的小城變身旅遊勝地，每逢假日，萬人空巷不僅是形容詞，是真實場景。

繁榮的旅遊業是載着老城不停向前滾動的輪子，開始以後，沒有辦法再停下來，至於老城居民是否樂意接受，已經不是他們的選擇。



馬六甲的老街。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

「十八大」和「七大」

中共「十八大」今年內將召開，代表已經選出並公布。新中國成立以來，中共開過十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即第八屆到第十七屆。而解放前的第七次代表大會，卻籌備經年，一波三折；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至六月間召開。那是在抗戰勝利前夕，戰爭尚未結束。代表的召集和赴會，會址的選擇和代表住處的安排，都費煞周章。早在籌備「七大」時，準備代表的名額是四百五十人，後來又定為五百四十七人，候補代表二百零八人，合共七百五十五人。當時香港的黨組織也選出代表鍾明(解放後曾任廣州市副市長)等五人。

但這些代表要奔赴延安開會，困難重重。因為仍在抗戰時期，日本侵略軍佔領了大幅中國領土。而國共雖稱合作，但國民黨反共防共依然。「七大」代表要通過日本侵略

略軍的封鎖線，又不能由國民黨管轄區公開活動。赴會的路途遙遠，艱難險阻，可想而知。晉察察地區的代表在通過太原附近的鐵路線時，被日軍發現，發生戰鬥，代表突圍而出，已死傷和被俘多人。倖存代表，幾經險境，翻山越嶺，經兩個多月的艱苦行軍，方能到達延安。

又如新四軍和皖南地區代表，一共二十四人，到達安徽無為，被國民黨扣押，全部被殺害。

當年的劉少奇和陳毅，從華中和華東根據地出發，歷經艱險，花約半年時間，方能到達延安。

香港代表先進入東江游擊隊防區，再到韶關與廣東省代表團古大存等會合，化裝到達桂林，再越過黃山，繞道敵後根據地方到達延安。

當年延安開會的條件很差，物資也很缺乏，還要防止日本飛機前來轟炸，說不上甚麼特殊待遇。今天在北京「十八大」，條件當然十分優越，肯定勝於每年的「兩會」。

隨想

興國

雲朵是一個女孩的名字，這個女孩很幸運，因為她有一位好得不得了的音樂老師，這位老師的名字叫刀郎。

雲朵的身材很纖細，但聲音卻很高昂。作為雲朵，她不是最美的一朵，但天上的雲朵總是最美的一朵。作為雲朵，她又是最美的一朵，因為刀郎。

偶然在電視上看到刀郎和雲朵的演唱會，雲朵在感謝刀郎時，帶着淚說她非常感恩，就是感恩兩個字，讓一朵平凡的雲，變得異常絢麗。

雲朵唱《青藏高原》時，聲音的高昂，讓人想起原唱者李娜。我在雲南那個著名的女兒村裡，在傾盆大雨之中，聽到過那樣高亢的歌聲。但是，住在裡面的女孩，卻沒有雲朵的幸運，因為雲朵這位羌族女孩，在她十七歲時遇見了刀郎這位恩師，培育她成為真正愛音樂的歌手。這是人生的際遇，想到那幾位在深山裡的女孩，我頗有感慨。

刀郎說，他之所以選擇雲朵作為門生，是因為從這個女孩身上看到了少年時代的自己。因為她和刀郎起了雲朵的名字，是想到刀郎為她起了雲朵的名字，是因為她和他年少時，一樣曾經像雲朵那樣飄泊過吧。

雲朵唱的《雲朵》、《中國孩子》、《吾愛》、《我的樓蘭》、就像刀郎的刀郎，動聽得很，也帶着刀郎的影子。

雲朵的歌聲，可以在網上聽到和看到，喜歡刀郎的人，不妨打開電腦尋找，肯定不會讓人失望。

雲朵

雲朵唱《青藏高原》時，聲音的高昂，讓人想起原唱者李娜。我在雲南那個著名的女兒村裡，在傾盆大雨之中，聽到過那樣高亢的歌聲。但是，住在裡面的女孩，卻沒有雲朵的幸運，因為雲朵這位羌族女孩，在她十七歲時遇見了刀郎這位恩師，培育她成為真正愛音樂的歌手。這是人生的際遇，想到那幾位在深山裡的女孩，我頗有感慨。

刀郎說，他之所以選擇雲朵作為門生，是因為從這個女孩身上看到了少年時代的自己。因為她和刀郎起了雲朵的名字，是想到刀郎為她起了雲朵的名字，是因為她和他年少時，一樣曾經像雲朵那樣飄泊過吧。

雲朵唱的《雲朵》、《中國孩子》、《吾愛》、《我的樓蘭》、就像刀郎的刀郎，動聽得很，也帶着刀郎的影子。

雲朵的歌聲，可以在網上聽到和看到，喜歡刀郎的人，不妨打開電腦尋找，肯定不會讓人失望。

新面孔，新氣象？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立法會選舉終於結束，各黨派的「新人」增多了，予人有新陳代謝的感覺。我是一位主張「變」和「新」的人，因為無論社會、企業、選是個人，都是需要不斷更新的。「更新」會帶來一定的不確定因素，但自己也要加倍努力去補經驗之不足，更同時刺激舊人，往往會帶來新思維和新動力。所以，我們平時工作久了，會放假出去充電，甚至會辭去工作，出外進修。況且，人常常要在另一個新的位置，才會看到自己原來所任之位的不足。

所以，「新」不一定指年輕人，立法會畢竟是需要商議重大政策的的地方，欠缺一定的資歷和知識，未必有能力作出恰當的決定。

本屆立法會當選議員中有三分之一是新面孔，除了予人耳目一新的「全新」如民建聯葛珮帆、二界的莫乃光外，還包括曾落敗而捲土重來的自由黨田北俊、民主黨單仲偕、工黨張超雄以及首次入局的田北辰等「老新人」。

另有一些曾在競選中落敗數次，但始終堅持下來者如蔣麗雲、范國威等，前者在九十年代末曾單打獨鬥度參選立法會選舉，都以極少票數落敗，十多年後，難得她仍有志氣，這次以民建聯副主席身份參與地區直選，成為九龍西票后；後者是民主黨第二階隊，卻受制於黨內「大佬文化」而苦無擴大旗機會，年前跟「少壯派」另組新民主同盟，這次以長長的九人名單，爭取到新界東最後一席。

有點遺憾的是，這次女性參選的人數雖增多，但最後入局者卻少了，整個男女比例僅百分之五十七，比上屆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三選低，更遠低於瑞典排名的女性議員比例(百分之四十七)，連歐洲排名的盧森堡(百分之四十三點三)都不如。這在女性意識高漲的香港，倒是另類現象。但無論如何，希望新面孔可以為立法會帶來新氣象。